

覃彬 著

昨天的清声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覃彬，曾用名覃阳春，覃国栋，笔名啸林，男，汉族，六十年代生人。1986年7月毕业于安康师专中文系，1986年9月至1987年3月在白河县文化馆任创作干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三集成，组织成立了“界岭”文学社，主编文学报《界岭》。1987年3月调至白河县委宣传部工作，现任白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新闻中心主任。二十多年来，累计在市级以上各类报刊发表各类作品100多万字，先后获各级各类奖80多次，作品二十多次被收录入集，先后撰写电视专题片解说词30多部（篇），事迹分别入编《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华成功人才大辞典》《中国人才辞典》《当代中国人才库》。二十多个春秋，连续8年被安康市委宣传部评为宣传工作先进个人，被《陕西日报》连续10年评为“优秀通讯员”，连续20年被《安康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员。

目录

第1辑 鸿雪踏泥（散文）

夜宿王家院

心 祭

初入白河

凤 凰 村

天宝寨日记

逍遥山庄

桃花溪

武当行记

独登绣屏山

神奇九仙洞

长安访友

陵园沉思

冬猎

走川河

平利雪

小西沟记

车过女娲山

情系红石河

顺水记景

白龙洞记

桂花庄

小汉口

在平利

白河素描

梁家寨

四新笔记

寻美

河街

松树坪

双塔寺记

游圣母山

上五龙尖

山中醉

访香溪

白腊树

三点水

第2辑 历史记忆（报告文学）

白河三人记

苍茫大地

“童子牛”记

壮士魂

奉献一片爱心

卫士风采

明天更辉煌

在这片热土上

托起明天的太阳

赤子公仆情

丰碑

津门女子在白河

大潮歌

寸草丹心写人生

无愧橄榄绿

公仆本色

一腔热血写人生

一片挚情爱武装

物价卫士

风雨彩虹

一路足迹串串歌

求索之路

“白龙”腾飞记

痴爱这片土地（代后记）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steep, rocky hillside. A stone staircase is built into the slope, leading up towards a wooden fence or gate at the top. The hillside is covered in sparse vegetation and rocks. The overall scene is rugged and natural.

第一辑

鸿雪踏泥（散文）

天，黑得沉重，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只觉得胸中闭闷。寒风呜呜地吹，冷得人瑟瑟发抖，牙齿不住地得得作响，彻骨的寒，透心的冷。

甲子年十一月某日，我去湖北竹溪县看病，没能赶上最后一趟班车，当天不能回家。只身他乡，惘然若失，我揣一颗惴惴的心，自个儿徘徊一阵，思想着觅寻一个住处宿一夜。蓦然记起我有一个童年时的朋友住在王家院，一丝儿喜悦猛地爬上了心头。于是凛冽的寒风裹着我懵懵懂懂地来到了王家院。

王家院坐落在一个小山背后屏风的山洼之中，山上隆起黑黝黝的夜影。谁家的狗狂吠了几声，吓我一跳，定定心，曲里拐弯地在院子里彳亍。偶遇一热心人，指点我要寻的去处，于是我找到了朋友的家。

我笃笃地叩了几下门，俄尔，门吱呀一声开了。从门里先出来的是一盏油灯，继而探出一个中年妇女的头。灯焰摇曳闪烁，颤微微地。我说明来意后，她赶紧邀我进屋。进得屋后，立刻觉得周身暖和，血，也逐渐沸腾起来。那妇人招呼我道：“烤火吧，今晚冷得很”。屋里弥漫着硫磺的味儿，有些呛人，原来他们生的是煤炭火。火边坐着两个人，见我进来，便都站了起来，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女子。他们听完那妇人介绍后，中年汉子叠声说：“稀客、稀客，坐坐，来烤火，暖和暖和”。那女子见了生人有些怕羞，赶紧将身子隐到了灯光的暗处，然后又随她母亲一块儿去了。

屋里只剩下我和那中年汉子，我和他闲聊了一阵儿，彼此渐渐地熟识起来。他挺精神，也颇健谈。他给我沏了一杯浓茶，又给我

装纸烟，我说不会抽烟，他自己便卷起一支旱烟抽起来。他对我说：“纸烟没旱烟有劲儿”，我附和着说是。接着他说：“今天不凑巧，我们狗娃子到后山拉石头去了，今儿晚上不得回来，你就在我们这儿将就一夜吧”。

我客气地说添了麻烦，看得出他不喜欢我这一套。

他听说我少年时曾和他家狗娃很要好，很是高兴，又问我多大？在做么子？说媳妇没有？当他听说我在上大学时，便用一种佩服的目光看着我，说上大学的都是有本事的人，说他家狗娃子可惜没念完高中就回家劳动，要是也能上大学该有多好。我和他倒象老朋友似的，越聊越投机。

吱啦一声儿，我听到厨房里好象有炒菜的声音，接着飘来几缕香。在做饭呢，我禁不住流起涎水，喉结不自觉地上一鼓动，我赶忙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幸好那老者没有发现我的失态，我暗自庆幸。

门咿呀一声，那妇人和那女子端着饭菜进得屋来，我站起身，说：“这么晚了，还打搅你们，真不好意思”。

“莫嫌忤，山里没啥好饭菜，就怕你吃不来”，那妇人用抹布将饭桌揩净，将饭菜搁在上面：两碗荷包蛋面条，一碗腌菜炒腊瘦肉，一小碗豆腐乳。

“你陪客人吃吧”，妇人对男人说。

“来、来、来、吃，莫客气”，中年汉子递给我一碗，他也吃了起来。

“你们呢？”我问。

“我们不饿，你们吃吧，好丑人，就这样待承你”，妇女说。

“这就很好”，我回答。

茶包蛋嫩颤颤的，腌菜脆脆的酸，腊瘦肉是自家熏制的，香得很，豆腐乳也极可口，我差点把舌头咽下了肚。

她娘俩毫无顾忌地看着我吃饭，好像我越吃得可口，她们越高

兴，我不好意思将面条吸得呼呼作响，只得细嚼慢咽装作斯文的样子。那汉子可不管这些，他风卷残云地吃完了，端着空碗，对我说：“你消停噢，可莫讲礼呀。”

我说：“老伯不吃了？”

“饱了，饱了，你慢吃”。

我第一碗吃完后，他们硬给我再舀了半碗，连说：莫作礼，莫作礼。

饭毕，我偷着打了个饱嗝儿，喝了茶，又坐了会儿。那汉子对妇人说：“去收拾收拾，叫客人困觉。”

妇人应了一声，便把我引到她儿子的睡房里去，她说：“这是狗娃子的新房，明年正月给她接媳妇儿，柴家沟的，他初中时的同学”。

我审视了一下，写字台、大立柜、五斗橱，洗脸架，水泥打成的地面儿，黄亮亮的楼板，窗上玻璃反着光，黄澄澄的。

我啧啧道：“不错哇”。

“这都是狗娃子拉石头挣钱做的，现在，政策放得宽，人要勤快，门路多得很呢”。

“是的”，我同感地说。

“好，你睡吧”，说完，她带上门出去了。

我舒适、坦然地躺在软和的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依稀听到屋外的风声儿。我仿佛在自家的床上一样，没一丝儿身处异乡之感。也许由于喝了浓茶，很久很久我才睡着。

（原载于1985年9月1日《未来作家》）

心 祭

周围的山，多些光秃秃的，连一点儿大一些的树都没有。远远瞧去，只见连绵逶迤的多走向的山峰。没有树，山的外壳就格外地单调不耐看。山没仙，照例说，就不怎么出名。然而，牛蹄岭还是遐迩皆知的了。

牛蹄岭距金州城不甚遥远，隐隐可以看到。可是，正儿八经走起来，又感到路途之遥了。

走之前，同窗们讥笑我道：吃牛肉发马疯。有的视我举动为乖戾，不可理解。大星期天的，何不在家休息？或上街；或逛公园；或和朋友相会，凡此种种，大大胜过了一人到那荒山秃岭去孤游。我不听劝告，仗着年轻气盛，热血沸腾，到底去了牛蹄岭。

山路是没有的，只能觅着羊肠小径。且路径时有时无。翻过道道山梁，逾过无穷的沟壑，渐渐向牛蹄岭接近着，却总是不能一时走近它。牛蹄岭上有一塔，远远地可望见。然而，它一下隐了面目，不见了雄姿，这我才知道是到了深深的沟底。

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平素走的都是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从来没有吃过今日似的苦。到现在，我才知道道路的不易，寻芳探胜的艰难。四五小时的辛劳跋涉后，我到了岭上。

岭上正中立有一塔，上书斗大的三个字：兴贤塔。塔是由石块砌成的，共有七层，上面长满了苔藓。石塔坚牢无比，威武雄壮若一武士；庄严剽悍如一将军。顿使人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兴贤塔昂首直刺蓝天，高高地耸立在岭上，静静地注视着人间的一切。兴贤兴贤，莫不是使群贤兴起？

心生疑窦，为什么其它的岭上无树无叶？而牛蹄岭上竟草木茂

盛，繁花吐艳，蜂蝶扑闪无穷，一片生机。塔在四周苍翠松树的映衬下，更见其磅礴的气势了。

早就听说，解放战争时期此地有一场恶战。敌守我攻，大战了七天七夜，直至我军一举全歼顽敌。传说战后半旬，喊杀激战声尚可闻见，当地百姓皆说，这是人心所向。

林中，盘桓了许久，作此连绵不断的遐想，忽然发现石上有些坑凹，酷像人走后留下的脚印，俯视细看，凹中积些水、清幽幽的，这难道是人的脚印吗？如果是人的脚印，经过多少风风雨雨，难道还不被剥蚀掉吗？最后，我陡然地明白，作为某种历史记载，它是会永存的。

闻到花香，我便寻花。那些花都是些不知名的，殷红似血，芬芳四溢。俯身下去摘了一大束。我想，应该把它带回去。

待我再走近塔时，发现塔的一侧有几束花。这里前几天有人来过，我这样想。看来，牛蹄岭并不是荒远凄凉的，兴贤塔也不是孤寂的，它还是被人们时常记起。望着它，我心里不断地说：“我还会再来的。”

（原载于1985年8月12日《安康日报》）

初入白河

蓦然间，就听到有人喊，白河城到了。

举目四顾，但见得楼房擦楼房，层层叠叠，若蜜蜂的巢穴；石级接石坎，一条条，一行行，如鲜明的经络，山城建筑皆楼房，端的一座陕南的“石家庄”。啊，这就是“秦头楚尾”的白河，这就是素以商业发达著称的“小汉口”！

《白河县志》载：秦设锡县，西魏称丰利，宋废，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始设白河县。以前只听说白河县是陕西省东南端的一个县，三面与湖北接壤，说那里的人皆精明、能干，善言辞，擅贸易，待人是如何的热情。还说那里的山水是何等的秀美，姑娘是多么的水灵、标致，于是，白河便有了魅力，有了诱惑。

一条窄窄的街道被唤作河街，约一二里长短，直卧在汉水南岸。隔江对面即湖北郧西，江中心便是两省的分界线。河街多摆摊卖衣者，卖者长声吆喝，招徕顾客，买者还价，喧闹不休。满街的五彩缤纷，整个儿的一派繁华。走清风沟、桥儿沟即可入城，那桥儿沟则好像一条暗道，沟狭且长，鲜为外地人所知。熟悉者振奋精神，理好情绪，便开始撅着屁股上台阶。左曲右弯，右盘左旋，猛觉光线陡地一暗，仰视，一线蓝蓝的天停在头顶，人行到了沟底。蹬音闷闷的，撞在两面的石壁，被嗡嗡地反弹了回来。走石阶，似上十八盘，也如登天梯，好像就没个尽头，终是走不完似的。

曲径通幽处，便到岭上，俯瞰山城全景，仿佛找到了谜的答案。山城的建筑最是奇特，于绝壁峭崖处，凿开地面、平一地基，一座别墅式的小洋楼便耸立而成。这些楼房，样式新颖、别致，风格典雅、庄重；既浑厚、苍劲，又明快、小巧、玲珑，知情者说，那都

是私人自盖的，他们花样翻新，风格迥异，比新、比奇、比异，于是，白河山城便被点缀得有万般的韵味了。

倏然间，不知从何处泼一盆水，水星点点溅了旅人一身，旅人大怒，欲待发火，然而他的眼光拉直了，只见失手泼水者是楼上的一红衣女子，这女子身材苗条，黑发披肩，明眸凤眼，脸带桃花，百般妩媚。见此情景，红衣女子作万分抱歉状，一对酒窝早盛满了歉意。旅人怒火顿消，如喝醉了美酒一般，痴痴地望着那女子。然而，那倩姿一下就隐了面目。旅人清醒了过来，记起了前人说过的“紫阳头、旬阳脚，要看水色下白河”的那话儿，想到了白河女子的肤色。果真白河就是美女如云，特别是那水色！

白河人会吃、会穿、会玩儿、会赶时髦，满街的时髦青年男女，满城的流行色。如果交一白河朋友，主人便邀还家，杀鸡，宰鹅，烹鱼，席上称“三点水”“八大件”之类，菜味鲜美，名目繁多，数量丰富，一饱客人之眼福、口福。主人的酒量大得出奇，一顿喝一、二斤白酒不在话下。客人惊吓得连吐舌头，主人也一定要让你喝得大醉方肯罢休。

白河不仅以水路交通发达，自古就是楚入秦之咽喉，而且以“八大景”而蜚声遐迩：炮打将军，白石风帆，南台野火，长青古寺，天池映月，石洞停云，沙帽顶天，魁星点斗。每个景点都流传着一个优美的传说，一个玫瑰色的故事。桐油、皮纸、龙须草，为白河三大宝。月儿产的绿松石，质地细腻，温润洁美，质感强烈。用它加工的工艺品，远销国外，前景委实可观。

朋友，到白河来，爱她吧！

（原载于1986年12月23日《安康日报》）

凤凰村

一条无名小河，清澈得可见水底的卵石，水面颤巍着村舍剪碎的倩影儿。小河贯村正中而过，于是，村被一分为二，一半属秦，一半隶楚，这便是凤凰村。

小河弯曲摆动，俨如一条青龙相似，嵌在村的中间，将其分开。河上置一木桥，河水急急地撞在桥柱上，便有朵朵白白的雪花腾起，同时发出一阵轰轰的音响。待那晨霭散尽，村中一片鸡鸣、狗吠、牛叫、人嚷声。小桥一阵木木的响动，有人就打桥上走过，匆匆似去赶庙会。行者从两山的豁口处急转弯闪出，两人险些撞个满怀。行者见这竹篱茅舍景，小桥流水影，鸡鸣狗吠声，便驻足作些书生状，嘴里滚出些吟诗的句子，摇头晃脑，恍如入了某种画境。

进了村，就有众多的人来迎，争相请客，不视旅行者为外人。村中汉子多憨，且直，皆不如女子精明、能干，一应诸事，皆女人安排应酬，男人只管耕地做粗活，盖房打石事。

女人去杀鸡割肉，调治席面，男人陪着客人。行者问些山里桑麻事，汉子如实答来，并无半点儿虚假。喝茶闲谈不多时，厨房里女人便叫端桌摆菜，速度的迅疾，叫人暗中咂舌。菜、酒、筷摆齐，主人就去请村那边的亲朋来陪客人。主人请行者于席的上首端坐，再请客人中两名德高望重者坐于行者的左右侧，其他皆到下席和两边坐定。女子去里屋搬几坛自家酿制的包谷烧、柿子酒、甘蔗酒，每人面前放一海碗，都足足地斟满。行者，他乡人也，本滴酒不沾唇，见此场面，吓得不知所措，欲不饮，主人却不理会，叫撤了行者的海碗换小盅，先斟两杯请行者，称这是门盅两杯，礼节如此，理应随俗，推却不得，然后女子一扭腰身，提酒壶，伸玉指，满满

地斟两杯白酒，端起递给行者，行者接过，爽性一饮而尽。于是满席的高兴，主人脸露欢笑，连连叫菜，招呼得热情，腊肉是自家熏的，膘宽一巴掌，吃到嘴里就像含了一口油。主人拈肉，你必吃。一席八人，半数人操湖北竹山腔儿，尾音上翘；半数人说陕西白河话，尾音下垂。酒喝到酣处，便要划拳，在座除行者外皆划拳行家，劝酒里手。划拳开叫一心敬你哥俩好，讲得是出手到不倒旗一字清，劝酒是先喝为敬客是大。敬酒如是你不喝，主人脸色一铁，眉头皱个川字，倘痛快地饮了，主人则满脸堆欢，嘴巴上翘成弯小船，于你掏心相见，赤诚以待。这里女人，女子也皆好酒量，用海碗陪人饮酒，三碗仍不见醉，若划拳，拳法又极精，往往连本村的汉子都敌她不过，只得被罚酒认输，口中叠声喊拿不严（白河方言：意即招架不住），又说撒急（白河方言：受不住之意），再问行者饮否，有人说有（白河方言：没有之意），于是，行者又得喝一杯。然后女子过来陪酒，伸手要划拳，行者却不会，叫猜宝，也不能，女子就要与之对饮，一杯且不够，四杯才够标准。行者原是量浅，经不得宾主车轮战术，三杯落肚，头昏脑胀，六盏饮尽，脚底生云，十盅入口，早已醉得酩酊。醉眼看那女子，但见得她肤如凝脂，面若芙蓉，便有说不完的妙处，道不尽的情韵，眼前忽又幻化出十数个天女仙子，天生丽质，雅而不俗，一律的艳色照人，行者醉中不觉隐动了一丝儿春心，将专注的目光凝视女子，女子羞答答偏过头，粉嘟嘟的双颊上倏地添了些红霞，连说行者醉了，起身扶行者入寝室休息，大方得极是自然。主人们哈哈一阵爽朗地大笑，狂饮大嚼，风卷残云，酒醉饭饱后，出门各干其事，或外出贸易，或上山采药。竹山人道声，亲家我走了，白河人说句，亲家走好下次来。其实，两家隔河相望，一桥相连，只是河里哗哗的水响将其对话隔了开。

村中多娉婷女子，男子却不出众。女子一色的苗条，一律水灵，身材脸盘儿都极相似，仿佛一娘所生。她们既温柔似水，又性烈如火。

爱就爱得真挚，以身相许；恨则恨得干脆，一刀两断。村中女子多远嫁者，来村中找对象的汉子也是络绎，那多半是竹山、竹溪人。这村多出美女，故它又唤作美女村。

行者睁开双眸，见屋外的天空一处湛蓝，太阳又升起了几高，他却记不得时间过了多长。翻身跃起欲外出，女子正将一碗姜茶端将上来，叫喝了解酒，并问身体可是舒适，同时将一对聪慧的目光直向行者投来，且发一个莞尔的笑，旅行者作声不得，身子却又软了半个。

丙寅年冬月二十八写讫

（原载于1987年8月8日《安康日报》）